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六十八至七十一

詳校官侍讀臣陳崇本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塤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鄧以伊

晉書卷六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八

顧榮

顧榮字彦先吳國吳人也爲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爲黄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例

拜為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簒位倫子虔為大將軍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遂救之得免齊王冏召為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

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
葛旟曰以顧榮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
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内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
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
可轉為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
白冏以為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
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
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

耳及冏誅榮以討葛旟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乂為驃騎復以榮為長史乂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為散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為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内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為列郡收禮豪傑有孫氏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内史榮數踐危亡之

際恒以恭遜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
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
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憂無竇氏孫劉
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
勳效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
雖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
散蔕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
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乃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

委之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禄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斂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

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幾榮上牋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幾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

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修豈有便塞祭佐白事斷賔客問訊今彊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沖虛納下廣延儁彥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滛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恥則羣生有賴開泰有期矣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欵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公望賀生沉

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
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欲表贈
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牋曰昔賊臣陳敏憑
寵藉權滔天作亂凡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為
臣僕于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
伯顧榮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
艱險之中逼廹姦逆之下每惟社稷發憤忼愾密結腹
心同謀致討信著羣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響應

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為衆率先忠義奮發忘家為國歷年逋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勲茂上代義彰天下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帷幕密謀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遐邇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為方嶽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内有宗室之助稱兵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衆無一旅任非藩翰孤絶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國

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既殄高尚成功封閉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彊弱不同優劣亦異至於齊府叅佐扶義助彊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為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考績幽明王教所崇況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及帝為晉王追封為公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彦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騎侍郎

紀瞻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禄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歴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

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傳于後然而

俗變事獘得失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獘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獘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獘之術也羲皇簡朴無為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隮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又問在昔哲

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
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為邦
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
遺作居為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
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
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
明堂為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
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物一教化

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旣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恒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

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文攜渭濵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颻甘露豊墜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

穆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塗已闢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恒鋭而務學之心不修若闢四門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寮置之羣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代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究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

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寛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爲永制與不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勇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县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徳叔世道衰既興三辟而文網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

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挾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

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
曰葢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
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
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内内性柔弱以含容為質外動
剛直以外接為用是以金水之明内鑒火日之光外輝
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温含容之性也又問曰夫
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為政則
黄羲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

密皇人之闊綱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為信人知所守大道既離智惠擾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綱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閤祭酒

其年除鄢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名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矇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闔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

謂太極為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沖氣以為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宜以此為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隂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曚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

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為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為安東將軍引

為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内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為

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廢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來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綰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

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爇宗廟無主劉石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方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況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為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

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上
疏曰臣疾疢不痊曠廢轉久比陳誠欵未見哀察重以
尸素抱罪枕席憂責之重不知垂没之餘當所投厝臣
聞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負鼎趣走商
歌於市誠欲及時效其忠規名傳不朽也然失之者億
萬得之者一兩耳常人之情貪求榮利臣以凡庸邂逅
遭遇勞無負鼎口不商歌横逢大運頻煩饕竊雖思慕
古人自效之志竟無毫釐報塞之效而犬馬齒衰衆疾

廢頓僵臥救命百有餘日叩棺曳衾日頓一日如復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葦之恵適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無由復廁八坐升降臺閣也臣目冥齒墮胸腹冰冷創旣不差足復偏跛為病受困旣以荼毒七十之年禮典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見臣雖欲勤自藏護隱伏何地臣之職掌戶口租稅國之所重方今六合波盪人未安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創發卒轉運皆須人力以臣平彊兼以晨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當久停機職使王

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官則官
廢事弊須臣差則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曠事滯
臣受偏私之宥於大望亦有虧損今萬國革面賢俊比
跡而當虛停好爵不以縻賢以臣穢病之餘妨官固職
誠非古今黜進之急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賜以微帷隕
仆之日得以藉尸時銓俊乂使官修事舉臣免罪戮死
生厚幸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
篤還第不許時郗鑒據鄒山屢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

鑒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聞
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干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
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郗鑒少
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若思同
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集
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衆單寡無以
立功既統名州又為常伯若使鑒從容臺閣出內王命
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衮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

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為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眕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坐況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明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聖懷垂問臣導冀有毫釐萬分之一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

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遜廵告誠朕深明此操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為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為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册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

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愼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謙廣川太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歴陽太守沛國武蝦並與瞻素疎咸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為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邺其家周

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瞻卒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為賀氏曾祖齊仕吳為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中書令為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齓不羣言行進

止必以禮讓國相丁乂請為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寛惠為本不求課最後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州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

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悢悢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土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户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久之名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簒位轉侍御史

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别帥石冰略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内史王矩吳興内史顧祕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衆應之冰大將抗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為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

為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縶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晧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劭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東海王

越命爲參軍徵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
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牋疏十餘上帝遺之
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
當宇宙清泰彝倫攸叙隨運所遇動默在已或有遐棲
高蹈輕舉絶俗逍遥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
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
燭之武乘縋以入秦園綺彈冠而匡漢豈非大雅君子
卷舒合道乎虚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

飱服玄風景羡高矩常願褰結駟之軒軌策柴箪而造
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
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
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
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羣望顒顒實在
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
也庶禀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為軍司謹遣參
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及帝

承制復以為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轝疾至
帝親幸其舟因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
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廷
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
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
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闓聞
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為世所敬服如此時江東草
創盜賊多有帝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答曰江道萬

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來往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威弱而兼才難備發悍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為用以循所聞江中劇地惟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奥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執討除絶其根蔕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内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墮則有一身之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所給人以時番休役不

至困代易有期按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爾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彊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故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為益者也帝從之及愍帝即位徵為宗正元帝在鎮又表為侍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臥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

寡徳忝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頼其謀猷以康萬幾疾患有素猶望臥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非以讓為髙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此職惟拜太常而已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毁事下太常循議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

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

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

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
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
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
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
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
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
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
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

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曽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三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

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為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為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

節不修上陸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於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詣斷賔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為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

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

皇太子追送近途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康帝時官至臨海太守

楊方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為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

立名雅愛方為之延譽恢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位為朝右道隆化立

然後為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龎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為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為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祭軍事方在都邑搢紳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髙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於家

薛兼

薛兼字令長丹陽人也祖綜仕吳為尚書僕射父瑩有名吳朝吳平為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廉辟公府除比陽相莅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司空東海王越引為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為安東將軍以為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

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爵安陽鄉侯拜丹陽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傅東宮談者美之永昌初王敦表兼為太常明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傅猶宜盡敬乃下詔曰朕以不德夙遭閔凶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哀煢在疚靡所諮仰憂懷惴惴如臨于谷孔子有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祗奉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宰西陽王羕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公司空

即丘子體道高邈勲德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鄉侯訓保朕躬忠肅篤誠夫崇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宫故事是歲卒詔曰太常安陽鄉侯兼履德冲素盡忠恪已方頼德訓弘濟政道不幸殂殞痛于厥心今遣持節侍御史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䰟而有靈嘉兹榮寵及葬屬王敦作逆朝廷多故不得議謚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顒先兼卒無後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材共康庶績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刋輯帷幄貯其謀猷望重搢紳任惟元凱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鑾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贊曰彦先通識思遠方直薛既清貞賀惟學植逢時遇主摶風矯翼

晉書卷六十八

晉書卷六十九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三十九

劉隗　孫波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祕書郎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内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

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
而爲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世子文
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殺禮
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
自今以後宜爲其防東閤祭酒顔含在叔父喪嫁女隗
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
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
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

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爲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免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爲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爲長史抗緯文經武剖

符東藩當庸勲忠良昵近仁賢而褒求贓汚舉頑用嚚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已喪亡不復追貶愚惷意闇未達斯義昔鄭人斵子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亡夕沒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爲民錄妄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叅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

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爲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諠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寃伯息忠訴辭稱

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為征軍以乏軍興論於理為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寃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叅軍劉允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寃䰟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黄

泉嗟歎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為豕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莚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劾嵩兄顗曰顗幸荷殊寵列位上寮當崇明憲典協

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羣為兇害公於廣都之中白日刃尉遠近訩嚇百姓諠譁虧損風望漸不可長既無大臣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黜以肅其違顗坐免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兼為丹陽尹與尚書令刁協並為元帝所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萬幾祕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

權大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静海内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爲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

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衆屯金城及敦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别隗至淮陰爲劉遐所襲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爲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子綏初舉秀才除駙馬都尉奉朝請隨隗奔勒卒孫波嗣

波字道則初爲石季龍冠軍將軍王洽參軍及季龍死洽與波俱降穆帝以波爲襄城太守累遷桓沖中軍諮議叅軍大司馬桓溫西征袁真朝廷空虛以波爲建威

將軍淮南內史領五千人鎮石頭壽陽平除尚書左丞不拜轉冠軍將軍南郡相時苻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彊不敢進序竟陷沒波以畏懦免官後復以波爲冠軍將軍累遷散騎常侍苻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弘濟爲仁君道以惠下爲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勲流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

歷數在躬而猶虛心側席卑己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重勤王之業難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皇不懐妻政内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陵懐九泉之慼宫廟集胡馬之跡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綱於已墜紐絶維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静亂故使負鱗横海之鯨僭位滔天之寇望雲旗而宵潰覩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

而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烏之瑞君臣猶懷震悚況今災變衆集曾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誡賈誼有積薪之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者先帝以玄風御世責成羣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儁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臺之詠弗聞景毫之命未布將羣臣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

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疎而遠之清公貞修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風既替利競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興鑽求茍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禄每過其量希旨承意者以爲奉公共相讃白者以爲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絶穿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以誤視聽且苻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

朝傾覆之際趍然易慮為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廪空虚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户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姓懷浮游之歎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悦於下今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弊為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為施古者

為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蠹食至乃貪汚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羣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覩人事以歎息觀天眚而大懼昔宋景退熒惑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沉湎之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蹔迴聖恩大詢羣后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

觀其所以審識羣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
四海宅心天下幸甚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匪躬之
操猶存舊史有志無時懷恨黄泉及臣凡劣復蒙罔極
之眷恩隆累世實非糜身傾宗所能上報前作此表未
及得通暴嬰篤疾恐命在奄忽貪及視息望達愚情氣
力惙然不能自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子淡嗣元熙
初為廬江太守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
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彦輔我所敬張茂

先我所不鮮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司隷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為閻鼎所殺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疇兄子劭有才幹辟琅邪王丞相掾咸

康世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劭族子黄老太元中為尚書郎有義學注愼子老子並傳於世

刁協 子彝 彝子逵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釋褐濮陽王文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為平北司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參軍長沙王乂驃騎司馬及東嬴

公騰鎮臨漳以協為長史轉頴川太守永嘉初為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即位徴為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為丞相以協為左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深為當時所稱許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禄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見者莫

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

後周顗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咸康中協子彛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襃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丹陽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算以此為責者蓋在於譏議之間耳即凶殘之誅以為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已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協為比事由國計蓋不為私昔孔寧儀行

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况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為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違寇非為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决左光禄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猶尚如此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為王敦復讎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

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絶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佞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絶之也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絶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孔儀絶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為不然夫大道窐世殊塗一致萬幾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

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為失舜不為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為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惑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讎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

筵郭璞等並亦非為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尚得追贈况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為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絶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為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而刁令麤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

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氷然之事奏成
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為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
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恥致禍之原
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當以協之勤
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可復協本位
加之冊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纎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
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彝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讎人黨以首祭父

墓誥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尚書吏部郎吳國内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卒於官子逵字伯道逵弟暢字仲遠次子弘字叔仁並歷顯職隆安中逵為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為始興相弘為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為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桓玄篡位以逵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歷陽暢右衛將軍弘撫軍桓脩司馬劉裕起義斬桓脩時暢弘謀起兵襲裕裕遣

劉毅討之暢伏誅弘亡不知所在逵在歷陽執劉裕參軍諸葛長民檻車送於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遂趣歷陽逵棄城而走為下人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惟小弟騁被宥為給事中尋謀反伏誅刁氏遂滅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横固吝山澤為京口之蠹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之以濟焉

戴若思 弟邈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刧耶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劒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

遠邇之器蘊匵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寳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

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為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弢加若思前將軍未發而弢滅帝為晉王以為尚書中興建為中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為征西將軍都督兖豫幽兾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為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為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為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

幸其營勞免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思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失守若思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宫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為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吕猗昔為臺郎有

刀筆才性尤姦諂若思為尚書惡其為人犄亦深憾焉至是乃説敦曰周顗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為將來之憂耳敦以為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坦收若思而害之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册贈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謚曰簡

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内史永嘉中元帝

版行邵陵内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為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盖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兹以來千載絶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

安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鴟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為茂草四海之内人跡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於中原何遽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况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末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

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樂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奥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

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絶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劒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疏奏納焉於是始脩禮樂代劉隗為丹陽尹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邈坐免官敦誅後拜尚

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謚曰穆子謐嗣歷義興太守大司農

周顗

周顗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媟也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顗歎曰汝頴固多竒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顗名往候之終坐而出不敢顯其才辯顗從

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顗顗陶然弗與之校於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為鎮軍將軍以顗為長史元帝初鎮江左請為軍諮祭酒出為寧遠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賊杜弢顗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之故顗得免因奔王敦於豫章敦留之軍司戴邈曰顗雖退敗未有莅衆之咎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

從帝名為揚威將軍兗州刺史顗還建康帝留顗不遣復以為軍諮祭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之以醉酒為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官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顗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遂忝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傅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恥俯仰

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沖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車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沖讓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讌羣公于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顗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顗曰近日之罪

固知不至于死尋代戴若思為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顗荒醉失儀復為有司所奏詔曰顗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為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懽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誡也顗必能克己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為僕射畧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庚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

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顗性寛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横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搆逆溫嶠謂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

當無濫邪顗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愎強忍很抗無上其意寧有限耶既而王師敗績顗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帝名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

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顗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擕蒱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

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宫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顗家收得素簏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敦卒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康祀以少牢被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

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旣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已慇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顗三子閎恬頤

閔字子騫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川太守侍中中領軍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轉護軍領祕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烈無子以弟頤長子琳為嗣琳仕至東陽太守恬頤並列卿守琳少子文驃騎諮議參軍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為政則害于而國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乖容衆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司憲陰候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斵棺之議玄亮剛

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踈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其名以誓師旣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茍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爽照理研幽伯仁凝正處腴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參豫疇咨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葢事君而盡節者歟顗招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贊曰劉刁亮直志奉興王姦回醜正終致奔亡周戴英

爽忠謨允塞道屬屯蒙禍罹兇慝

晉書卷六十九